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八八○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聲明作廢

本局緝私人員李來駒，於六月二十六日在神木城南關外作流動緝私時，將自帶行署製發之稅字第貳壹柒號查驗證遺失，除通知當地各機關及呈報上級准予註銷備查外，特登報聲明作廢。

神木縣稅務局

鳴謝啓事

近聞寧縣一區下大林莊羣衆將鬥爭果實鍘刀十三把、撅牙四付、公母九對、銅皮撅牙七塊、老虎鉗子一個、手搖鑽一個、鋼鉚釘一盒、大剪刀一把、沙輪三個、電燈泡兩個、一分白銅絲六兩、小斜鋼鉗五條、燈口五個、木螺絲五個、玻璃粉一盒捐給本廠。特此致謝

（工業部木廠）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日）

（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所通過的決議。舉行這個會議並通過這個決議，乃是國際共產主義者為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所應盡的職責；乃是他們為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二）以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於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從而陷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鐵托集團因為它執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外政策，因為它採取反蘇立場，壓制黨內批評，拒絕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的兄弟批評，拒絕參加情報局會議，並在情報局會議的決議公布以後，繼續壓制南斯拉夫黨內外的正確意見，繼續敵視國際共產主義，已經嚴重地損害了南斯拉夫的人民事業，並使南斯拉夫的敵人歡呼。中國共產黨熱烈希望南斯拉夫共產黨內的國際主義分子能夠堅決地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使南斯拉夫共產黨重新走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走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軌道。

（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南斯拉夫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這是階級鬥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階級存在的國家，帶著資產階級反革命觀點的投機分子，總是企圖混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混入共產黨，企圖利用機會從內部來破壞革命事業。這種情況，曾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多次發生；在中國共產黨內則曾經表現為陳獨秀主義和張國燾主義。這種情況，要求共產黨人努力提高警惕，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教育，以便及時地識別和反對這些資產階級分子，保衛無產階級和人民的事業不受破壞和損失，保衛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純潔。為此目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全黨幹部都應當認真研究共產黨情報局會議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藉以加強黨內關於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

解放軍地方兵團收復清源縣城

六分區地武殲敵二百餘

（新華社晉中前線十一日電）解放軍地方兵團一部於八日下午二時收復清源城，守城閻匪棄城向太原南之晉祠方向逃竄。同時，清源城北之張圖閻據點亦為我收復。

（本報訊）軍息：我六分區地方武裝於六月二十八日晨，攻克忻縣城南二十里之麻會鎮，俘閻匪三十九師二團三營營長張正山、副營長馬志英以下一百七十八名，及閻偽人員二十名，斃傷敵二十餘名，繳輕機槍七挺、擲彈筒六門、步槍七十六支、刺刀三十二把、子彈三千一百餘發、手榴彈九十個、電話機一架、望遠鏡二付、騾馬三匹、自行車五輛。

蘇北人民解放軍收復漣水殲敵三千

（新華社蘇北前線十日電）蘇北前線解放軍於六日收復淮陰東北的漣水縣城。三日晚解放軍一部肅清該城外圍據點後，發動攻城，守敵向西北方向突圍，被我全殲。淪陷一年半的漣水縣城經告收復。戰果據初步統計，殲敵四十四師一六二旅四八六團全部，漣水保安團大部及土頑武裝一部，生俘四八六團團長兼淮漣清剿指揮官[illegible]尊棠三以下一千八百餘人，土頑武裝千餘人，斃傷二百餘人。繳獲戰防砲二門，八二砲十一門，六零砲二十門，重機槍二十五挺，輕機槍一百二十餘挺，長短槍七百餘支，機步槍彈十餘萬發，電台三部。按漣水西北的沭陽縣城和漣水以東的阜寧縣城於五月下旬曾被敵侵佔，已於六月上旬收復。

交城野子河婦女自願到醫院看護傷員

（新華社晉中電）交城三區野子河婦女討論支前工作，決定組織六個青年婦女到醫院看護傷病員，第一期先去三個。但有一部分婦女有顧慮，怕走了耽誤家裏生產，又懷疑能不能回來。當即展開討論，李二女說：「解放軍為保衛咱們分到的土地打仗流血，咱們出點力照護傷病員是應該的。」許多婦女都說：「到前方的男人還能回來，咱們在後方有什麼回不來。」大家又商量下走了的人，家裏有困難時大家幫助解決。當即有李二女、劉二奴自願報名，武想心替自己的女子報了名。（洪濤）

陽曲閻區馬吉掌等村群衆武裝反抗閻匪搶麥

全村逃來我區後，組反閻救死隊回村搶收

（陽曲訊）（遲到）閻佔區馬吉掌、土里子等村羣衆，反抗閻匪瘋狂搶麥與搜刮財物。於五月二十三、四兩日全村逃來解放區。他們氣憤的說：「閻匪錫山，比日本鬼還可惡。」王當英提着腰上的傷痕說：「這是交不起白洋被閻匪打傷的。」逃出來的羣衆，自動要求武裝起來，現已有××人組成反閻救死隊，回村搶收。大家說：「這一下有力量啦，堅決消滅閻錫山才有活路！」按：在麥收時節，閻匪在閻佔區大肆搶麥，規定麥子為「軍用品」，老百姓不准吃一顆，搶割者處死，並設立公場，偽鄉村派人監視，將全村麥子集中打完，要全部拿走。馬吉掌一戶，種麥三十一畝，可產十五石麥子，偽鄉村即逼要五十七石。麥收前，還要勒索一千二百六十元白洋頂一部分糧食。羣衆被閻匪掠奪得民窮財盡，他們眼看着快收割的麥子要被搶走，即全村逃來我區，組織起來武裝反抗閻匪。（王明、國忠）

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六月下半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到會各國代表為：保——科斯托夫，捷爾文科夫；羅——波京，德治，盧加；匈——拉科西，薩待克斯共；蘇——日丹諾夫，馬林科夫，蘇斯洛夫；法——杜克洛，法戎；捷——斯朗斯共，西羅滋，鉈明德，奧蔡士；意——托格里亞蒂，謝基亞。會議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問題，並作出了和公布了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本社茲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六月二十九日所播該項決議錄音譯出，並經過初步校正，譯發如下：

情報局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保加利亞工人黨（共產黨）、羅馬尼亞工人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波蘭工人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法國共產黨、捷克斯拉夫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之代表所參加之情報局會議，在討論了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狀況問題，並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代表已拒絕出席此次情報局會議之後，一致通過下列決議：

一、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機關最近時期在對內和對外政策之基本問題上，進行着一種脫離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不正確的路線。因此，情報局贊同聯共黨（布）中央之主動揭露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首先是鐵托、卡德爾、德熱拉斯、蘭科維奇同志的不正確的政策。

二、情報局確認：南共領導機關對蘇聯和聯共黨（布）進行着非友好的政策。在南斯拉夫，允許對蘇聯軍事專家的誣蠛及對蘇軍不信任的可恥的政策。為對付蘇聯非軍事人員，在南斯拉夫他們曾創立了一種專門制度，由於這種制度，他們被置於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監視之下，他們底行動並受到釘梢。駐情報局之聯共黨（布）代表尤金及駐南斯拉夫之蘇聯許多官方代表，都遭受了南斯拉夫國家保衛機關這種同樣的監視和釘梢。

這些事實及其同類事實證明：南共領導者採取一種共產黨員不應有的立場，由於這種立場，南共領導者開始把蘇聯的對外政策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為一談，就把它對待它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對待蘇聯。正是由於南共中央的反蘇立場，從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武庫中借用來的關於聯共黨（布）蛻化、蘇聯蛻化及其類似的誹謗宣傳，在南共中央中才得到了散佈。

（下接第二版）

參加情報局會議的各國共產黨中央

批准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

（新華社陝北十一日電）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所通過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問題的決議，已被派有代表參加會議的各國共產黨中央所批准，並獲得美、英、奧等國共產黨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擁護。但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仍繼續其錯誤政策，拒絕接受並禁止在南國發表和發行這一決議，鐵托集團一面污蔑情報局的決議是造謠誣衊，一面動員其追隨者，脅從者和暫時受其蒙蔽者向鐵托表示效忠。美帝國主義者毫不掩飾他們對於鐵托集團這一行動的喜悅，立即稱頌「鐵托是東歐唯一的真正民族英雄」，並以解凍南國在美存金作為釣餌（據法新社華盛頓上月二十八日及本月七日電）。南共中央宣佈將於本月二十一日召開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並邀請各國共產黨派代表參加。塔斯社莫斯科六日電稱：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決定拒絕這個邀請，「因南共中央已拒絕參加共產黨情報局會議，從而使自己處於共產黨大家庭之外」。

情報局 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續一版）

情報局認為：這種民族立場，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只是適合於民族主義的立場。

三、在對內政策上，南共領導者離開了工人階級的立場，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他們否認該國內資本主義成份在增長，和由此而產生的階級鬥爭在南斯拉夫農村中的加劇。這種否認是從機會主義的觀點出發，似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不是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如像馬列主義所教導我們的那樣，而是階級鬥爭的逐漸消弱，如像布哈林式的機會主義者所鼓吹的資本主義和平成長為社會主義的一理論一樣。

南斯拉夫領導者在農村中也進行一種不正確的政策，忽視了農村的階級分化，把個體農民看成是一個統一體，違反了馬克思、列寧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反了著名的列寧論斷：小的個體經濟「每日、每時、不斷地、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可是，南斯拉夫農村中的政治狀況，並沒有任何能令人自滿和高枕無憂的根據。當在南斯拉夫個體農民經濟佔着優勢，土地未實行國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土地買賣，全國大部份土地集中在富農手中，以及僱傭勞動等等條件下，還不能以階級鬥爭和調和階級矛盾的精神教育黨，這樣才能使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面前，不致解除武裝。

南共領導者在關於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問題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而走向民粹主義的道路上去。列寧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國家的最先進的階級，是近代社會唯一的革命到底的階級，在全體人民爭取徹底的民主革命鬥爭中，在一切勞動者、被剝削者反抗壓迫者與剝削者的鬥爭中，應當成為領導者和領袖。」

南共領導者破壞了這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論點。甚至於談到農民，那麼農民的大多數，也就是貧農和中農，能夠和工人階級結成聯盟，或者已結成聯盟，而在這個聯盟中，領導作用屬於工人階級。

上述的南共領導者的立場，是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原則的。

很明顯的，這個立場表現出來的觀點是適合於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觀點，而不是馬列主義的觀點。

四、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修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根據馬列主義理論，黨是國內基本的領導和指導力量，有它自己的特別政綱，而不溶化在非黨群眾之中。黨是工人階級之最高組織形式和最有力量的武器。在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是被認為最高領導力量，而南共領導者降低了黨的作用，而實際上是使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之中。人民陣線包括着形形色色的階級成份（工人、包括富農的農民、商人、小企業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別，其中包括某些資產階級的政黨。南共領導者固執地不願承認自己的立場的錯誤，而認為南共不能有和似乎不應有自己的特別政綱，而應以人民陣線的政綱為滿足。

在南斯拉夫共產黨不是在台上公開活動，而只是名義上在人民陣線的政治活動中，黨的作用不是共產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上的作用，而一切使黨喪失其獨立的政治面目。這一事實不僅降低黨的作用，而且擴大了人民陣線的影響和自己的政治力量。南共領導者更加重複着錯誤的主張，即馬克思主義的一切政黨的傳統說法，認為黨不應有自己的獨立的組織，這是消滅黨的一切主張。

情報局認為這種政策危害到南共本身的生存，而結果包含一種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鈍化的危險。

五、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的官僚主義制度，是南共本身生存和發展的危險。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與鐵托同志和卡德爾同志之流所聲明的相反，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的多數委員不是選舉的，而是推薦的。共產黨實際上處於半合法的地位。黨不召集黨的會議或者是採取秘密方式召集，這不能不損害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南共的這種組織形式，只能稱之為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形式。這種組織形式走向消滅黨之成為一個積極的獨立的組織，在黨內發展成為軍事方式的領導方法，就像從前托洛茨基所用的方法一樣。

對黨內不正確的事情之最起碼的批評都被制壓了，稍加批評，即遭受到殘酷的報復。這種現象是令人完全不能容忍的。

情報局認為：南共中央委員尤約維奇和赫布朗（按：於一九四八年四月南共中央全會上，大膽表示不同意南共領導者的反蘇立場並贊成南斯拉夫與蘇聯友好，而被開除黨籍並被逮捕，這是可恥的。

情報局認為這種恐怖的官僚制度，在南共黨內決不允許這種可恥的、在共產黨內是不允許存在和發展的制度。

六、要求南共中央及其他各國共產黨中央對南共中央的批評，給予錯誤的南共領導者以便正確地改正錯誤的條件上，乃是一種兄弟的幫助；可是，南共領導者卻認為這些批評是侮辱他們，因而採取了極端不友好的態度，拒絕接受批評，改正他們所犯的錯誤，而是敵對的反批評的態度。南共領導者不但沒有正確地對待自己的錯誤，而且更加重複了這些錯誤，走上了馬列主義的道路，破壞了聯共中央及其他兄弟黨的批評，並表示了自己對於聯共中央及共產黨情報局的敵對，把兩黨之間的分歧爭論公開到人民中間。

始終不敢接受批評，正確地估計自己的錯誤，並在各國共產黨及同志之前，而以南共中央的名義，在德國作出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對南共領導者的批評之後，南共領導者乃以一系列的新措施來搪塞其他共產黨和黨員們，而企圖掩蓋自己的錯誤，並由於這種原因，忙於決議一些匆忙的、毫無準備的措施。

決議的施行只能使南國人民的生計發生困難。他們慌忙地頒佈了徵收農民糧食稅的新法案，這一法案也是無準備的，因此新法案也只能使城市居民的糧食供給發生混亂。最後，南共領導者在不久前宣佈自己對蘇聯的愛戴和忠實，雖然誰都知道他們至今還在實行對蘇聯的不友好政策。

但不僅如此，最近期間南共領導者十分自信地宣佈在南斯拉夫剷除資本主義成份的政策。在鐵托和卡德爾於今年四月十三日致聯共中央的信中寫道：「中央全會讚揚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之在國內肅清資本主義殘餘的方案」。按着這一觀點，四月二十五日卡德爾在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國聯邦國民議會上的演辭中宣稱：「人剝削人的一切殘餘，在我國存留的時期已屈指可數了」。

南共領導者之在南斯拉夫現存條件下消滅資本主義成份，也就是消滅富農階級的觀點，只能是冒險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因為，當不可避免地產生資本主義的個體農民經濟在國內佔着優勢的時候，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具備集體化的條件，當多數勞動人民還未相信集體化的優越性的時候，是決不能解決這一任務的。聯共的經驗證明：只有在農村中最後的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才有可能；而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乃是順利進行農村經濟集體化的初步的，有機的部份。

為了順利地進行消滅富農階級，工人階級須在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要求黨預先作一準備工作來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成份，鞏固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在這一工作中，能夠組織集體機器與農民底聯盟，只有在農業工業的急性病只能帶來不可挽救的損害。只有在周密準備及激底實行這些措施的基礎上，由限制農村中的資本主義因素而轉到消滅它們，那才是可能的。

南斯拉夫領導者想以類似的虛偽或冒險的一切企圖，以法令來解決此一任務的，只是早已計定了的失敗，只是自傲和空洞的搗惑人民的宣言而已。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以類似的虛偽或冒險的策略，來表示他們不僅站在階級鬥爭的立場上，而且大大超出了那些由現實可能性觀點來看的限制，在宣布消滅資本主義方面所能作到的，甚至為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都是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奢望，和目前不能實現的要求，它們只能污辱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建設的旗幟。

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領導者的冒險政策乃是卑鄙的手腕，和宣言，上述南斯拉夫的政治賭博。不以情報局的允許，乃是企圖掩蓋南共領導者左傾的錯誤，然而南共領導者的立場，上述南共領導者的錯誤不能掩蓋和承認錯誤的措施。

七、估計到南共所承認的錯誤，拒絕以上述的見解改正自己的錯誤，南共領導者拒絕在情報局的第一次會議上提出對他們的批評，以及在南共中央的批評，是一般的原則，南共領導者到會議上來，同樣的情報局會議，討論南共的問題。

情報局指出：南共領導者在情報局會議上，為了避免撰出似乎他們是「處於不平等地位」，因為兄弟黨的批評會是不正當的，而拒絕參加情報局討論南共狀況的會議，這種說法完全不是事實。大家都知道，在組織情報局的時候，任何一個共產黨都應該向情報局報告工作，同樣，任何一個共產黨都有批評其他共產黨的權利。在九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會議上，南共同樣地報告工作，並且對其他黨的工作提出了批評。但是南共領導者拒絕向情報局報告工作，拒絕聽取其他共產黨的批評，這就是說，南共領導者要求在其他共產黨之中的特殊地位。

八、估計到上述的一切事實，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對聯共（布）中央的一切行為，以及南共中央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致聯共（布）中央的信中對情報局有關錯誤的觀點及南共領導者反蘇的、反黨的觀點，都已說明南共領導者的一切行為，以及他們拒絕出席情報局會議的錯誤，在他們的觀點上，已經使自己脫離了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線，走上了背叛國際主義勞動者底團結的道路，和走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

情報局斥責南共中央底這種反黨的政策和行動。

情報局認為：由於這樣，南共中央使自己及南共處於共產黨大家庭之外，處於統一的共產主義陣線之外，處於情報局隊伍之外。

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的錯誤的根源，乃是在最近一個時期，南共領導者已離開了以往南共的傳統，而使南斯拉夫共產黨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機關是無法糾正錯誤的，以六、八年來在國際主義立場上進行鬥爭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傳統，是拋棄了，而走向了民族主義的道路。

南共領導者過高估計了南斯拉夫內部的民族力量，以及南斯拉夫革命的民族成份，他們以為沒有蘇聯的支援，沒有全世界共產黨的支援，南斯拉夫就可以保持得住，他們以為南斯拉夫沒有人民民主國家的支持，就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他們以為南斯拉夫可以生存下去。他們以為沒有革命力量的援助，就可以維護南斯拉夫的獨立和建設社會主義。

這就是說，他們認為可以依靠帝國主義國家，許多國家的領導者都是這樣作的，南共領導者也許以為從帝國主義國家和國際帝國主義者那裏可以得到一些讓步，使南斯拉夫從帝國主義國家的依賴中解放出來，然而他們認為南斯拉夫的獨立是由於名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的資本主義道路，傾向於帝國主義國家，是南斯拉夫民族主義的危險，必然要使南斯拉夫共產黨脫離階級立場，走向民族主義，而在南斯拉夫一步一步地喪失民族的獨立，而變成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

南共領導者曾經解釋說：「南斯拉夫的命運，必然取決於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否忠實於馬列主義的傳統。」情報局認為，南共領導者，一變而為民族主義者，立場就是不堪設想的。但是南共領導者的這種觀點，已為事實所證明，乃是錯誤的，因為南斯拉夫要維持和鞏固自己的獨立，就只有依靠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團結。

主義的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者，也是不可能的，他們必須以國際主義的精神教育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承認錯誤，並且改正錯誤；否則，就必須撤換他們，而推選新的領導者。情報局認為，南斯拉夫共產黨內健康的力量能夠忠實於馬列主義，忠實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國際主義傳統，應該迫使現在的領導者公開承認錯誤，並加以改正，如果南共現在的領導者不能做到這一點，就要撤換他們，並推選新的、國際主義的南共領導機關。

情報局不懷疑南斯拉夫共產黨是能夠完成這一光榮的任務的。

保存種籽節約粮食
組織牛犋扣伏荒
生產委員王大才的計劃

（本報訊）興縣二區木耳崖羣衆，現正收麥子和小莞豆。記者於本月三日，到該村訪問生產委員王大才同志，了解該村如何保存夏田種籽和有計劃的節約食粮吃到接上秋田的問題。當晚，請來五個農民，開了個小型座談會，他們提出好些具體辦法。據王大才同志稱：今年梁地麥子收成很好，每垧多的能打一石三斗（小石），最少的也能打八斗。全村種三十六垧夏田，其中二十二垧麥子，最低能打十八小石。對於如何保存夏田種籽的問題，大家說：假上也不能把種籽吃了，因明年還要多種些夏田咧！今年因為夏田種籽困難，想多種沒種籽，如果不留下種籽，明年買小莞豆籽，一斗米也買不到一斗。」王大才同志說：「明年的種籽，不能依靠公家，咱們自己要早想辦法。」他計劃收完夏田後，先把全村從公糧裏借的一百三十七斤夏田種籽收回，並想辦法集中保存些小莞豆籽，大家很同意他這個意見。關於如何節省粮食接上秋田的問題，王大才算糧計劃：他種了三垧麥子、兩垧莞豆，麥子能打三石多，小莞豆打了三小斗（大莞豆還未成熟），把借公家的三斗五升種籽還了，保存七斗麥籽明年種，留下的兩小石，打算換五斗米，拿五斗麥子和糠麩的吃，還有一石也保存起來，明年誰家麥籽有困難，再借出來，幫助大家解決困難。另外，三小斗莞豆，留下一斗籽，其餘兩斗磨的吃稀飯。他說：「咱收了夏田，白麵也不打算吃一點，咱家大大小小九口人，一點白麵要吃十二斤麵，換成小米，夠吃三四天，等秋田下來，有了糧食再吃吧。」他家九口人吃飯，每天要三小升粗細糧，按他的計劃，能接待到秋田（還有四十天就可以吃上豇豆）。會上農民王成元也算糧打算：他能收二石五斗麥子，準備留五小斗籽，其餘拿出一些換糧斗小米，他說：「我保證留下種籽！」

最後談到扣伏荒問題（這村攤有二十多垧老荒地），大才說：「羣衆都願意扣伏荒，我計劃這樣開：二鋤以後鋤地就不忙了，上午扣地，下午鋤草；把七條牛組織起來，兩條牛在一塊，一犋扣地、一犋放青，輪流替換，不要喂草料，扣十五垧伏荒是有把握的！」前些時，農民王乃煥說口粮困難，打算將他的大犍牛賣掉，大才沒讓他賣，說：「你不要賣牛，應吃現的吃，上稀的，接濟到自田就有辦法了。」後來說的乃煥不賣了。現在全村七條牛都由小孩放青。（胡抱）

山陰五區

各村代表開會決定
全區扣伏荒六千餘畝

（新華社綏蒙電）山陰五區於六月廿召開各村代表會議，到會代表五十餘人，討論布置扣伏荒與夏鋤工作：（一）扣伏荒方面：大部分村莊播種保持了去年的耕地面積，小部分村子超過了。據各村不完全的調查，全區尚有近千畝地未種上，其中三分之一準備於雨後種蕎麥、蔓菁，其餘三分之二和老荒地進行扣伏荒。全區二十一個村計劃扣伏荒六千零九十畝，其中最多的為安榮村計劃扣伏荒八百畝，賀家窯、西溝各六百畝，最少的下寨村也扣五十畝。會上，賀家窯村代表向西溝、八步堰提出競賽，保證完成扣伏荒計劃，並以爭取超過計劃為優勝條件。（二）夏鋤方面：據各村檢查，一般村莊的麥殼、山藥、豆類等作物，均已鋤過一遍。賀家窯村麥殼等已鋤過兩遍；大羊村代表劉唐等麥殼已鋤過三遍。各村還有少數有病及有嗜好勞動不好的人尚未鋤過。會上決定：第一、區村幹部要親自到地裏檢查，發動村與村、戶與戶互相檢查督促幫助，把青苗都鋤過。第二、號召每個代表、黨員組織和領導一個變工組，爭取早鋤、多鋤，保證鋤一遍擺兩遍，爭取鋤三遍擺一遍。號召婦女兒童學習東鄙河婦女兒童參加鋤園子、拔草麥的精神。第三、區幹部每到一村，要幫助貧苦軍屬和羣衆鋤草。（三）保護青苗問題：近日各村發現二流子有偷割青麥子及拆門窗燒，砍伐樹木等現象，會議對此作出決定：第一、發動農民起來督促監視；強制二流子從事生產。第二、二流子分到土地不種的，由代表會收回土地給勤勞農民耕種。第三、屢勸不改，仍繼續破壞生產的二流子，送政府法辦。（五區通訊小組）

五寨塔兒溝村代表
組織剩餘勞動力開伏荒
少數秋田發動婦女們去作務

（五寨訊）六區塔兒溝行政村，大部分是山林地，抗戰前多數人靠賣山貨為生，每戶土地很少。該地氣候又涼，種蕎麥黑豆等，田不多，夏鋤中，有很多剩餘勞動力。代表們根據這種情形，除發動婦女上地間苗、拔草外，組織男勞動力上山開荒。有些羣衆提出口粮困難，代表們就從十石貸粮中抽出七石，給缺口粮戶解決困難。現已組織起六十五個全勞動力，組成十個組，集體扛上鐝頭去開伏荒，計劃半個月開二百畝。（楊永位）

山陰東鄙河
婦女兒童作務園地
騰出男人多種與鋤旱地

（新華社綏蒙電）山陰五區東鄙河村婦女兒童大部分參加作務園子地。任步、任居等十二個成年婦女，每天到地裏澆水、鋤園子。另外任占先的大園，女任細仁的老婆和十三歲的小子，任仲有的女人、孩子，還有他六十五歲的老母親們也都參加澆園子。總計該村參加澆地鋤園子的婦女兒童共有五十一戶，計有婦女六十八個，十二、三歲以下的男女孩子十九個，六十以上的老太婆有五個。富農閻兆龍家的女人往年不上地，今年妯娌二個也參加了鋤。該村往年男勞動力一半的功夫都要花在園子地裏，今年婦女兒童澆水鋤園，把男勞動力騰出來種旱地，使全部旱地都種上。第一遍也全部鋤過，麥殼已有三回多鋤過二遍。（王振）

夏鋤簡訊

偏關四區老營行政村東山溝自然村，有八十二戶人家，其中有三十四戶自願結合了七個變工組，現在已把數子、山藥全鋤過一遍。楊福林等五人變工，鋤完地，還向外攬活打了七天短工，解決口粮困難。（志剛等三人）

離石

成家甲村二十個婦女
變工鋤草收夏
並給軍屬參戰人員家屬代鋤代收

（三分區訊）離石三區成家甲村，有二十個婦女變工鋤草、參加夏收，並給軍屬、參戰人員代鋤代收。該村共四十戶人家，有軍屬三家、參戰人員家屬三家。婦女代表張兆林，和婦女劉得香、白俊蘭，為做到早鋤、多鋤、和把優軍工作搞好，便自動組織變工互助，參加的婦女二十五個；軍屬參戰人員家屬也參加，分為兩組，年青體格健壯的為一組，担任割麥鋤草，體格較弱和年紀較大些的，編為一組，担任打場、和抬水挑水。給軍屬和參戰人員代鋤代收的工，頂軍勤工。婦女五相變工，按工作時間和勞動效率計工，早上計三厘、上午四厘、下午三厘。她們從早到晚勞動，情緒很高，普通一次扭麥子四捆，和男人勞動相同，男人都很滿意。軍屬和參戰人員家屬也說：「婦女變工組對我們照顧得可周到啦」。（閻繼武）

岢嵐紅水溝

幹部張根才張在昌子
私自先貸款羣衆不滿
當衆檢討退出貸款重新分配

（岢嵐訊）劉家灣行政村屬紅水溝委員張根才、民兵分隊長張在昌子等三人，在貫徹分配貸款中（全村四十一戶，共得貸款三百五十萬元），私自先給他們貸了一百五十萬元，引起羣衆不滿。行政村農會主席張魚生聞知後，立即去該村糾正，除叫他們把貸款交出，由羣衆民主討論，重新分配外，張根才等並向羣衆作了檢討，承認了錯誤，羣衆很滿意。（劉芝榮）

邊區部分縣、區、村遭雹災
各級政府立即組織搶種

（本報訊）綜合報導：上月二十日前後，邊區各縣、區部分村莊又遭雹災。陽曲一區南上村等四村，於上月二十日冰雹打毀莊豆、黑豆等田禾二千四百三十多垧；三區焦家山自然村下種的一千五百畝莊禾，被打毀了五百畝，打傷了五百畝。中陽五、六區共十個自然村，於上月十九日遭了雹災、水災，被打毀和沖壞的夏田達一萬一千一百九十餘畝，二百一十畝麥子打的最重，減少三分之一的收穫。寧武二區頭馬營、西洋溝、劉家背三自然村，於上月二十一日，被冰雹打毀莊禾二百九十八垧。府谷二、六七鄉，前、後軍寨山、尖圪塔、沙角等四村，亦於上月二十日遭雹災，莊禾幾全被打毀。河曲七區尼彩行政村十三個自然村有六個自然村於六月二十三日遭雹災，其中最嚴重的爲磨地塔、後尼彩兩村。受災村莊選種的糜子、黑豆已完全打毀，蕎川也減半收成。據六村初步統計，完全打毀的有一百六十四垧半，減半收成的雜田有五百五十一垧半。各地縣、區政府及工作團，已分別設法給羣衆解決種籽，並調劑人畜力發動羣衆給種小日月莊禾。陽曲並發動羣衆互借，雹災區羣衆解決種籽。老營仕甸中隊長閻三巳，把領到的撫卹粮拿出三百斤，借給他村的缺粮戶。碾岩村出虎拿出一斗三升糜子借給羣衆作種籽、回泉村羣衆還趕五騾牲口幫助明家窯給種，魚蔚莊也出四犋牲口幫助麥子村受災羣衆給種。

管束家畜保護青苗

（嵐縣訊）三區六月二十日召開幹部會議，討論保護青苗問題，決定在山地要組織羣衆打山豬，在川地要教育羣衆嚴格管理豬、羊和小牛、驢駒等，不要出外踐踏莊稼，南營村在討論保護青苗時，決定把全村的四十口豬，由任候奴和一個小孩趕着集體收放，既不糟蹋莊稼，又節省了喂豬食。（劉立換）

夏收中的臨汾金殿鎮羣衆

（新華社臨汾電）臨汾金殿鎮羣衆在夏收及種秋莊稼期間，男女老少參加勞動，隨割隨碾，隨耕隨種（收過的麥地即種上麥子），白天收麥打場，夜晚在月光下鋤地。從六月十二日至廿六日半個月內，即將全村一千二百餘畝夏田全部收割，並下種完畢，比過去提前一個節令下種。羣衆生產情緒所以如此高漲，主要原因是民主政府在今春青黃不接之際，除以三千五百廿七斤粮食救濟了七十三戶二百廿七口貧苦羣衆，解決了他們的口粮與生產抵押外，並發動羣衆建立了貧農團，調劑了地主八十畝四分土地，使四十四戶貧苦農民初步得到了部分土地。中農利益也堅決予以保護，並積極宣傳了發展生產及負担等政策，使羣衆都安心的全力來生產。貧農張福兒說：「二戰區（指閻匪）在時，不管你地裏死活，强逼所有的牲口及男女老少給狗日的默粮搗粮，到晚上才入圈，咱還沒有一個牲口毛的人，種的更遲，就是打下兩顆也都是狗子。」中農郭五盛說：「二戰區在時，你還沒打場，就連夜逼住叫給他送粮，今年咱天天安心作營生哩，你看幾大功夫地就都種上了。」貧農張社者說：「頭個在時，稻子出了德才裝稻圈，今年咱村趕忙前家家都把稻栽完了，現在已拐了頭次（即種田後草）。」民兵隊長賈小吉說：「今年咱村人的勁兒就是大，我們九個人，六天就割了四十八畝麥子，又幫助閻了六畝白地（川鋤翻），還張王清老漢担回了二畝麥子。」貧農團主席郭白計，白天東奔西跑，替貧苦軍屬與貧苦農民找牲口、調農具，夜晚在月亮下头割自己的麥子。貧農青年蘇虎、大白、大割麥，夜晚和他的四個青年同伴以鋤四畝白水地。郭世甲等三人還代耆力拉縴，以碾麥子兩場。該村口僅度缺乏，全村二百五十戶，千六百畝水地，只有大小牛驢二十三頭，內有五個牲口還和外村伴養，這次能在半個月內，收打完畢一千二百畝夏田，且都種上秋莊稼，除政府生產牲口與工作團牲口，抽開幫助了十五戶貧苦軍屬與貧苦羣衆耕種三十五畝八分，碾二十一個場外，主要是羣衆想盡了各種辦法，如叫人翻地或，並規定不論誰的牲口一律按市價照付工資，變人工，這樣使牲口主人家安心。又在旱地先後動員了十五牲口，耕種了四百多畝。同時在羣衆中又自動組織了三個變工組，每人平均每天割麥一畝以上，又比一般人每天多割三幾分（提麥全是鼠撤麥，又沒車馬拉，割了還要人往回拉）。還對撤麥，勞力又沒的貧苦農民能即時收割回來與變工組，按時下種，割了很大作用。小憨的林劃工組除自己收割外，還幫助閱改成等纖民張誇林將了一畝半麥子扭回。（蘇華）

北平蔣傅匪製造流血大慘案
屠殺反迫害的抵平東北學生
蔣匪軍警憲突然開槍，學生死傷百餘人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綜合外國通訊社消息：北平蔣、傅匪幫瘋狂屠殺及迫害反飢餓的東北來平學生，學生死傷一百餘人，被逮捕三十七人，造成自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屠殺學生的「三・一八」事件之後二十餘年來北平最大一次屠殺學生的慘案。

在蔣政府統治與欺騙下，由東北蔣管區瀋陽一帶抵達北平的學生，因蔣政府對他們的生活學業根本不管，「無衣無食，無處住，更無書讀」（津大公報語）。他們對蔣政府本已滿腔憤恨，再加上蔣記市參議會通過將他們集中軍訓，「規定徵召全部東北學生當兵」的議案（據合衆社北平六日電），準備驅迫他們充當四大家族反人民內戰的砲灰，並「將他們從借住的參議會大廈驅逐外出」（據同上），這就引起了東北籍學生更大的憤怒。

本月五日晨，東北九個大學及一個中學學生數千人（美聯社報導爲五千人，合衆社報導爲三、四千人），列隊前往市參議會抗議此一荒謬決議。當日下午，學生羣集東交民巷議長許惠東住宅，要求許將迫害學生的議案取消，蔣匪軍警如臨大敵，在許宅附近密佈崗哨，不許學生近前，並以石子襲擊學生；但學生不爲所動，堅持至傍晚，警察當局佯爲允許明日再作處理。

當學生開始散隊回家時，蔣匪警備司令突命令警察、憲兵及軍隊向赤手空拳的學生開槍，一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即告開始。據合衆社駐北平記者報導稱：「當射擊突外地突然開始時，記者正站在一羣學生的前列，我身邊的一個男孩子頭部中彈冒血斃命，他旁邊的三個學生也受傷倒在人行道上」，「學生們匍匐在地上，東面有一些學生開始狂奔，記者很清楚地看見士兵以上好子彈就開槍的速度，追着射擊逃跑的學生」。據美聯社北平八日電引東北學聯發表統計，學生死傷一百餘人，其中當場被擊斃和重傷入醫院後斃命者十三人，且尚有十八人有生命危險，受傷者共達一百人，被捕者三十七名，另一個十歲的旁觀小孩亦被擊斃。

蔣傅匪徒屠殺暴行 激起廣大學生憤激

蔣傅匪幫此一殘酷屠殺東北學生的罪行，正激起各地廣大學生的憤慨。據美聯社北平七、八日電報導：平市北大、清華、燕京、北平師院、朝陽學院、鐵道管理學院，華北學院及中法大學等八個大學的學生，已成立「北平八大學七五事件後援會」，各大學各派代表一人組成八人委員會致函蔣政府當局，譴責此一罪行，並提出立即釋放被捕學生，懲辦兇手，賠償死傷學生殮葬費、撫卹費及醫藥費等嚴正要求。該會並已致函世界學聯，呼籲各國學生的正義聲援，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書中特別指出，被殺死的學生是用「美製子彈」殺死的。據合衆社北平七日電指出：「觀察家大都預料：這次射擊將會引起此間其他學生團體一連串的反應」。

謊言掩蓋不了血跡
匪中央社的無恥再次暴露

蔣介石匪幫製造此一慘案後，竟草草將死難學生屍首埋葬，妄圖毀滅罪證，並將東北學生關閉在他們臨時棲宿的各破廟中，剝奪其行動及與外界接觸的自由。復自六日起宣佈全市戒嚴。而蔣匪中央社則含血噴人，誣蔑赤手空拳的學生爲「暴徒」，謂學生首先開槍射擊，又無中生有謂「計軍警死傷二十餘人，暴徒死三人，受傷十餘人。」（中央社北平五日電）。但無恥的謊言掩蓋不了血的事實，據美聯社六、七兩日電訊指出：據記者赴商店、飯店及其他地方調查，各行各業的人都認爲官方中央社關於這一事件的報導全部都是歪曲事實。「記者續詢問六位目擊槍殺事件的外國人，沒有一個人曾看見任何學生開槍，而使軍警有任何傷亡。」一位目擊者稱：「此間報上的記載（指「官方批准的中央社消息」）全是謊話一篇。」另據合衆社七日電報導：「官方的中央社報導僅死學生三人，但中國記者，一法國記者及我，昨晚曾看到五個屍首，而當局曾驗出這些屍首全部是被打死的學生。」謊言工廠中央社的醜惡無恥，又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

受驅流落平津的東北蔣區學生
遭蔣匪迫害生活困苦
平津學生教師工友熱情援助他們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據各方消息：流落平津的東北學生在過着非人的生活。受蔣政府欺騙抵達北平的東北蔣管區學生，據六日中央社北平電稱已達八千餘人，在天津的，據上月十七日大公報說，「至少也有五六百人」。他們千辛萬苦逃入關內三個多月，蔣政府所謂要「辦『東北臨中』」收容他們的諾言，一項也沒有實現。六月六日天津益世報記者報導，抵天津的學生「餓着肚皮，滿懷着希望，先去輔導處（按係蔣記教育部所設的掛名爲「救濟」學生的機關）登記，但輔導處登記表和救濟金都已用完了，叫他們到教育局去想辦法。於是他們又集體前往教育局，找局長和科長都不在。某職員說：「教育局無能爲力，你們到輔導處去吧！」戲弄得他們傷心至極。他們懷着失望而焦急的心情候在教育局門前，直到下午六時記者離開他們時，仍未進粒米滴水，每個人的臉色既黃且瘦，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上月十七日大公報說：「以北平爲例，若干大房子讓它空閒着，而許多東北學生卻睡在會館簷下，住在城牆洞中。」

與蔣政府的冷酷對待相反的是平津各大中學學生、教師及工友，他們以兄弟般的情誼熱烈的援助他們，紛紛爲他們進行募捐。在天津方面，南開、北洋、醫工、女師學院四校學生，至六月六日已爲他們募得一億六千四百多萬元蔣幣（下同），先分配給經濟最困難的一百五十多個同學，並繼續爲他們擴大募捐。許多學校的教師在生活困難中還捐款給他們。天津市立師範師生，爲他們而節食捐款。北洋廿五位工友捐了四百多萬元。仁立工廠的工友們捐了二百多萬元。女師學院、南開女中等校學生紛紛以毯子、衣服、被褥、紙筆、書報等物品送給他們，並準備爲中學生補習功課。河北工學院的學生爲援助東北同學，除發動募捐外，且曾節食一餐，把剩下的五百個饅頭，由四個代表送到救濟局，分發給停留在那裏的幾十個學生，幾個代表還向東北學生講話，勸他們「不要傷心，不要失望，拿出青年人的樣子來！」醫專學生除捐贈款項衣物外，也派代表持函前來慰問，鼓勵他們「千萬別因此消極悲觀，相反的，要更勇敢、更堅強的站起來！」當各校同學把節約或募集得來的物品一批一批送來時，「這些珍貴的友情，使那些流浪者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以上見六月五日至八日天津益世報及六月六日天津民國日報）。

貫徹執行培養知識分子方針
東北青年獲充分就學機會
自由研究生活愉快貧苦學生公費優待

（新華社東北十日電）東北解放區半年來由於正確執行了中共東北中央局「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及貫徹爭取改造與培養知識分子的方針，各地知識青年均獲得充分就學的機會，免除了失學失業的危險。中等學校方面，僅據北滿七省不完全統計共約一百二十餘所，學生五萬餘名，各中學內均普遍設免費生或設工讀班，使廣大貧苦青年，均有升學機會。全區專科以上學校及幹部學校，計有：東北科學院、東北大學、吉林大學、中國醫科大學、軍政大學、鐵路學校、郵電學校、四平街文農學院等十餘處，學生近二萬人，大部學生皆享受公費待遇，由學校供給衣、食、宿及文具費用。東北最高科學學府的東北科學院，已於七月六日開學。新從蔣區來的同學，在自由研究學習的空氣中極感愉快。他們說：「這裏同學眞同親兄弟一樣，在學習上、生活上都互相幫助，簡直是一個和睦的大家庭。」該院設有農林、理工、醫學、教育等系，招收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入學，畢業後分發各鐵路、礦山、工廠服務。該院另設自然科學研究會，吸收國內大學畢業或具有特長技術的專家，進行研究。各新收復區學校教育，亦有蓬勃發展的新氣象。前由蔣政府所辦「長白師範學院」及「永吉大學先修班」合併改組開學的吉林大學，已擁有學生近千人，大部原來教授、講師，均爲吉大繼續聘任。所有貧苦學生及家在蔣區者，均一律享受公費優待。吉林全市中小學教職員亦大部留校任教學；總計全市中小學學生共達兩萬八千餘人。鞍山聯合中學成立之初，即有學生一千六百餘名，另有二百餘知識青年考進小學教員訓練班。海城聯合中學於五月間開課，入學學生達一千三百餘名。

希臘民主軍
六月份贏得巨大戰果
七月初馬其頓之戰殲敵七百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希臘民主軍在六月份內贏得巨大戰果。據自由希臘電台廣播民主軍公報稱：六月份內，希臘保皇法西斯軍共損失五千三百零九人，其中被擊斃者二千三百四十九人，被擊傷者二千五百四十四人，被生俘者四百一十六人。民主軍共繳獲：步槍六百五十一支、衝鋒槍五十三支、輕機槍七十餘挺、重機槍六挺、子彈三十萬零四千發、汽車十一輛、電台和電話機二十架及其他大批軍備和糧食。此外，民主軍突擊部隊在六月份中破壞敵九十二輛軍用卡車、八輛坦克、一列火車，並擊落敵機六架，擊毀二架。另訊：民主軍在七月一日至五日之間，曾在馬其頓中部斃傷俘敵七百零二人。

國際簡訊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塔斯社六月二十五日消息：前猶太自衛軍（即哈加納）總司令斯奈特，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對美國共產黨機關報工人日報記者談話稱：他促以色列國立即動員一切力量以保衛國家，並已號召「與以色列的真正朋友，首先與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建立最密切的邦交。

國際一週

東歐方面：在蘇聯，各大工業中心在六月下旬紛紛傳出先期完成五年計劃第三年頭六個月工業生產計劃的捷音。莫斯科、列寧格勒（一個區除外）、哈爾科夫、基輔、塔林、里加、沃羅涅茲、頓尼茨盆地、烏拉爾等著名工業中心，都完成或超過了前半年的生產計劃。在十月革命紀念節日，完成第三年生產計劃，現已成爲蘇聯工人將要實現的目標。新的農村電氣化計劃已開始實施，預計在三年內完成，屆時，全蘇聯的國家農場（不包括集體農場）將全部電氣化。

在捷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已於六月二十七日正式合併爲捷克斯洛伐克統一共產黨，合併以後，該黨在國會的三百議席中擁有二百三十七席。

西歐方面：意大利總工會號召的半日總罷工，已於七月二日在全意開始舉行。這次罷工的目的，是爲了普遍增資並反對加斯貝利政府解僱工人和關閉工廠的政策。這是一次分期舉行的總罷工，七月二日的罷工以運輸業工人爲中心。參加這次罷工的各業工人，「估計有三百萬人」（合衆社）。此後，在自七月六日至九日的四天內，有化學、電力、鋼鐵、煤氣等各業工人的全國罷工。英國倫敦碼頭工人的罷工，在堅持十六天之後，已於六月三十日自動結束。英倫的這次罷工，表明了英國工人正在「離開一貫維護資產階級利益而不是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反動工會的領導（眞理報）。德國大柏林區蘇軍司令於二日致函美英法三方司令，譴責他們應對破壞柏林盟軍司令部的工作負責，並聲明盟軍參謀部蘇方參謀長不可能再出席盟軍參謀部會議。

參加「馬歇爾計劃」的西歐十六國，已相繼與美國簽訂了所謂「雙邊協定」，套上了「美元的枷鎖」。截至七月三日爲止，美國已與法國、意大利、愛爾蘭、英國、挪威、比利時、荷蘭、丹麥、盧森堡、蔣介石政府等十四國簽字。在這些協定的談判的過程中，美國始則向各國發出「語氣專橫」的草約，繼則以「中斷援助」相威脅，迫使受「援」國家迅速承認奴役它們的條件。英、法等國的統治者，雖曾對這些苛刻條件表示不滿，但它們終於在美國壓力下可恥地屈服了。但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於這「可恥的奴役條約」，卻發出了強烈的抵制呼聲。法共領袖杜克洛宣佈：法共「將對馬歇爾計劃以及一切與之有關的事情作鬥爭」。意共總書記托格里亞蒂亦已宣佈：意共二百五十萬黨員，將以全力進行反對「馬歇爾計劃」的鬥爭。

美洲方面：一個新的反帝政黨——人民黨，最近在中美洲國家墨西哥成立。儘管反動當局曾多方阻撓，但該黨現已擁有黨員三十六萬人。人民黨首任主席、墨西哥著名工運領袖托列達諾，在該黨成立大會上宣稱：新黨將爲自由、主權與獨立的墨西哥而鬥爭。新黨宣言反對危害拉丁美洲國家獨立的美國擴張。

東方方面：日共及進步勢力在工會領導機構的選舉中又獲新勝利。在全日國營鐵道（交通）工人工會（擁有會員四十萬人）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新選出的四十四名中央委員中，日共黨員及左翼份子佔百分之五十六，右派僅佔百分之三十一。青年人民左翼聯盟領袖土橋一吉選任該工會主席，三名副主席中，有兩名係日共黨員。

越南民主共和國國防部長武元甲最近發表聲明說，越盟之軍火生產正日益增加中，足夠不間斷的供應武裝部隊；並能製造各種式樣的現代化武器。（新華社陝北九日電）